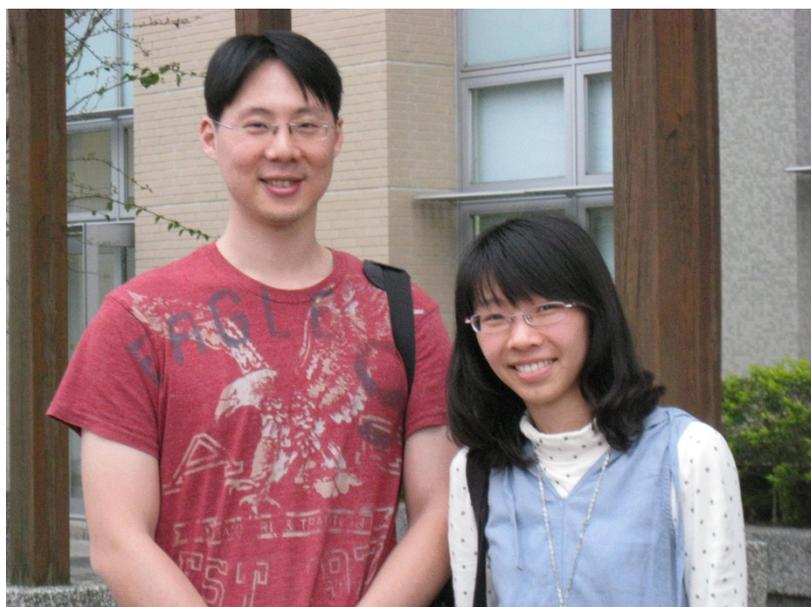


專訪：第二十九屆康宗仰系友
文 / 鄭璽容



筆者(右)與康宗仰系友(左)合影

插畫小巨人

康宗仰，公衛系 89 級，大學畢業後到美國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& Design 進修，兩年後拿到了插畫的碩士學位，現在專職為插畫家。插畫和公衛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兩個迥異領域的生命體驗，在他人生中擦出最繽紛的火花。

Story begins at X

「機械系？」小編忍不住驚訝，學長笑了一下。在第一年考大學時，學長跟許多當時代的考生一樣，志願順序在「出生前」就填好了，依著往年成績一個一個填下去，並沒有多加思考自己的志向或興趣在哪，於是，主人翁考上了成大機械系。但也就像許多學生，學長很快的發現他完全不喜歡機械相關的東西，「感覺上機械系比較缺乏生命感，尤其畫機械製圖時更讓我有這種感覺。」於是他決定要重考，結果來到臺大公衛系。考上公衛時，他覺得自己對公

衛系是「並不排斥，但也不瞭解。」又不小心講出許多人的心聲嗎？讓我們繼續看下去。

「小時候，我們家附近有一家畫畫班，每到下午的點心時間時，我都會跑去拿點心吃，我爸媽覺得不好意思，所以就把我送到那個畫畫班學畫畫。」因此開啟了一個機緣，讓他有機會接觸繪畫。之後，國中進入美術班，學到了一些扎實的基礎。畫畫一直是他的興趣，但他那時還沒有可以把畫畫當作一生的志業，高中念的是普通高中，大學也不是念美術相關科系。一直到了大三大四，他開始認真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。當時他主修衛政，副修流病，雖然這兩個領域都是他覺得比較有興趣的領域，但他還是覺得自己對公衛並沒有像對繪畫一樣熱情，「我覺得公衛很好，但不適合我。」他說。

能夠走上插畫這條路，他覺得最要感謝的人是他的女朋友。在他女朋友的鼓勵下，他開始在外面的畫畫班繼續學畫畫，「她知道我一直很喜歡畫畫，也很支持我繼續走下去。」另外一個很支持他的人，是他的導師—鄭守夏老師，「他從大一開始帶我，我一直很怕他察覺到我有『不務正業』的想法。」他笑說，但後來幾次有意無意間跟老師聊過以後，他意外地發現老師其實很支持他，也很鼓勵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但這畢竟不是一條容易的路，因此在大學畢業後，他決定先去當兵，給自己多一點時間去思考。在當兵的一兩年內，他透過許多藝術學校的資訊以及與校方人員的面談，這條道路越來越清晰，也因此有了出國學畫的打算。在臺灣的社會裡，大家普遍都會覺得畫畫是一個相對比較不穩定的工作，事實上他父親也對他的決定持反對立場，但經過多次的溝通，父親發現他心意以定，也慢慢的轉向支持。於是.....「我就去了。」

So funny so happy

「一開始到國外還是會不適應。」首先就是語言的問題，光是聽英文就有一點點吃力，像一些非裔、西班牙裔的老師還有腔調的問題。再來，他覺得國外的思考方式和臺灣很不同。有次，老師說這次的作業是自由創作，他頓時覺得非常茫然，不知道要畫什麼，沒想到，他身旁的同學個個興高采烈、躍躍欲試。他覺得臺灣的學生從小就習慣作任何事都有依循，臺灣的教育也習慣給學生一個框架，當脫除了那個框架之後，我們反而不知道要怎麼去做事情。但美國的學生就很討厭老師給的規定，能夠順著自己的感覺讓筆隨意走，才是最開心的事，在美國，「自我風格」的建立是自小培養，而對於藝術創作者來說自我風格尤其重要。

他在國外經歷許多彩多姿的課程，「像我第一次畫裸體素描，我本來以為我會很不好意思，結果當上課鐘響，模特兒擺好姿勢，我就很順地拿起筆開始畫，其實沒有自己想的那麼尷尬啦！」另一堂他很印象深刻的課程—色彩學，老師規定期末要交一份作業，結果期末交作業時，「什麼作品都有，有人做 CD 盒、有人做紙牌遊戲、還有人做了影片，甚至家具！」我們一般可能直覺想到美術作業就是以平面繪畫的形式，但在國外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點子，「在美國，想法比較不被設限。」他說國外的學生想法真的比較自由多元，他也一直憧憬臺灣教育可以給學生比較多的發揮空間，激發更多、更棒的點子。

「我很享受那種氣氛—進了畫室，一言不發地開始坐下來畫圖，專注在完成作品，就算過了八九個小時也不覺得疲累。那種盡心去完成一件事情、完全不用想其他事情、不被打擾的過程，真的會讓人很開心。」他在美國，更確信了自己真的喜歡畫畫的心。

當你不管再累再辛苦，做這件事你都會開心而且覺得很值得時，那一定是你真正喜歡的事。

插 what?

插畫(illustration)和一般的純藝術(fine art)不同，純藝術家通常是想畫什麼就畫什麼，但插畫家需要和文字或文宣的作者或是編輯協調，一方面要詮釋出作者的感覺，一方面又要帶讀者進入經由文字無法體會的意境，「很多時候我們完稿了，如果作者不滿意，就必須要修改，再不滿意，再改，改到他滿意為止。」他笑說：「國外的插畫家，因為有受到合約以及工會的保護，如果被要求改稿，可以視完稿進度加收酬勞，但是臺灣就.....」在臺灣經歷過幾次不愉快的合作經驗，他覺得臺灣近幾年一直在強調文創產業，但其實對於創作者權益的保護才是文創產業最根本的基石。

從國外唸完插畫回到臺灣，一開始要找工作確實要費一些心思，「我會去書店逛逛，去看看哪些雜誌或是童書的插畫風格比較貼近我，然後就透過電話或是電子郵件與他們取得聯繫，並且寄自己的作品給他們，看有沒有機會能夠合作這樣。」從剛開始零星的 case，一直到現在有兩三間些長期合作的出版社之後，接案才漸漸穩定。「只要去做，就不會覺得困難。」

他說，以前上課時很喜歡在課本上畫畫，到了大學還是一樣，有時間就會塗鴉，「很奇怪的，我發現自己畫畫的線條，大多都是來自這些『課堂上』的結晶。」這些隨意的塗鴉，累積成他獨特的風格。「接下來，我最希望能夠有機會繪製兒童繪本。」現在他已經與一位對他作品感興趣的資深童書作家有了初步的認識，希望以後能有機會看到他的童書作品。

人生是可以積分的

也許很多人認為，從小立定志向，如願的考上相關的科系，畢業後就開始實踐自己夢想的工作，這樣是最順遂最理想的過程。但是他並不這麼認為，一個十八歲的小孩很難能夠在當時就決定自己未來六七十年的人生，甚至更小更小就要作出這個選擇，我們都看的還不夠多、不夠廣。「大學應該是一個博雅教育。」從小學一直到高中，我們一直都依著別人所設定的架構在學習，好不容易上了大學，一個這麼自由的學習環境裡，我們應該更多加去嘗試各式各樣的可能，而並非一開始就把自己侷限在某個範圍內，然後在這個範圍內去找自己可能喜歡的是什麼。「美國有很多大學在大一大二是分系的，學校讓他們自由去修課，儘可能去體驗接觸各種不同的學問與課程，也因此學生能夠有時間去篩選出最適合自己的學系，再決定畢業後直接投入相關職場或繼續研究所的學習。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去培養學生的工作能力，而是幫助學生確立志趣以及社會責任。」在臺灣考試就是以系分發，而且許多學生都會把科系和工作做非常緊密的連結，許多家長都會問這個科系以後出來可以做什麼，彷彿科系是為了未來職業而設立的。這也給很多小朋友一個比較不好的觀念，以為大學是職業訓練，因而忽略了學校真正想培養學生的知識和態度。

有些人覺得他現在的工作是畫畫，等於白念大學、公衛四年，但他說，「沒有所謂浪費這回事。」因為他認為人生是一個連續的過程，改變之前的經歷並不保證一定能夠走上同樣的道路。「例如說，如果我沒有念公衛，我就遇不到我的女朋友，也就沒有人鼓勵我去往畫畫發展。或者，如果我高中大學都念美術專科學校，我難道會像現在一樣這麼喜歡畫圖嗎？我覺得這都很難說。」生命就是不斷的累積，在這條方程式上，只要有一個斷點，就沒辦法繼續積分下去。也許有時候屬於你的方程式很崎嶇又很陡峭，但只要一步步走下去，就會是個完美的圖形。

他說.....

「Jack, You've been thinking too much.」他的研究所教授經常這樣跟他講，他在畫畫時，有時候下一筆或是選顏色都要想好久，但他的老師說，「Just follow your heart, not your mind.」也許很多人跟他一樣，從小很多事情父母都決定好了，只要跟著做就好，當需要自己作決定時，總是覺得沒辦法拿捏，考慮來考慮去，尤其是碰到有關自己人生的抉擇時，更是小心翼翼，

害怕未來的路會很難走。「真正去做了之後，就會發現結果其實沒你想的那麼糟。」他說，「我小時候從來沒有想過可以把畫畫當作一生的志業，雖然我很喜歡畫畫。」有些時候社會價值會限制我們的思考或嘗試，但如果你真的喜歡，那件事絕對值得你去一試。不管成功或失敗，那都是很美好的經驗，或者當你做了之後，你就知道自己是是不是真的喜歡或適不適合這條路，所以，Just do it！

當小編問他有什麼話想跟學弟學妹講，他說，雖然他過去因為很內向，不太會主動去向導師請益，但其實他很建議我們多跟老師談談。「系上的教授人都很好，在學術上也都是臺灣公衛界的佼佼者，不管是在學業上或者人生的方向上都是最好的導師。」不管對於自己的方向或是學科領域的好奇，他覺得都可以去找老師聊聊天，不只是自己的導師、系上的老師甚至是別的科系但是你覺得很有興趣或很健談的老師，經由跟老師聊天，你可以瞭解到每個老師不同的思考方式，得到很多想法甚至機會，不要覺得自己一定不喜歡什麼，因為我們對事情的瞭解都還太片面。藉由交談，我們可以展開自己視野的角度，接觸到更多，這樣有幫助於自己去做選擇。「當然，老師的話不要全聽啦！」一般人都選自己愛聽的聽，有時這的確是一個接收的好方法。總之，透過老師，我們知道更多，然後自己再去思考，什麼適合自己。

「人是會改變的，」他說「所以我們並不用覺得自己當時為什麼會這麼想。」有時人回想以前，總覺得自己是哪根筋不對，但是我們一直都在改變的過程中，也許今天覺得這個聽起來不錯，明天又反悔了，「那都沒有關係，不是說人生四十而不惑嗎？我個人是覺得，經常感到手足無措才是人生，因為人生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準則；感受困惑與徬徨所帶來的掙扎、進一步去突破自我的設限，對我來說這才是生命的意義。」沒有理由把自己一直綁在一個價值上，對的事、喜歡的事都可能隨時間而不同，我們需要接受自己的改變，然後往前繼續走，這麼一路上，都會是美好的！

那麼，就希望大家「擇我所愛，愛我所擇」，這樣生活就會很快樂！